



雜
說

「他們」「忠君」之念甚深，固由其國歷史使然，亦受中國宋儒學派之影響，月前本園戲用三君之東游雜劇，記扶桑太子崇奉朱子之誠摯隆重，可見一斑，又王陽明與程朱為敵派，而彼亦有人利用之，伊藤博文即自釋為良知之傳，於是「醉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一屆中國「併高麗」一切政治外交，亦云得力於陽明焉，學說主義之是非，今不必論，但彼人確是長於利用，有內心者，不是盲從的崇拜，亦不是「信口打倒」（轉錄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祖父府君墓志銘（朱純樸）

府君之卒，純臨年甫十二，其後祖母口述往行，命記錄爲行狀，今述一二如下：蓋府君少讀書，勤敏異常，凡塾師均奇其文筆，長而教養，不樂時士功名，性所喜惟竹，每讀晉書，必督僮求竹，住宅四園，東南諸山峯無不有竹，竹亦得門人好竹，凡種無活，亦無不茂盛，人來往往不得入，而入，皆呼爲竹園，府君喜自題其居曰竹軒，所作詩若文，亦名竹軒藁稿，府君理家嚴，事無鉅細，必躬親之，金錢夥顯，年有起色，以是鄉人莫不奇其能，府君處世屬於平治，落落寡交遊，獨喜施濟推財爲互助，不少吝嗇，鄰某者，以錢債與人訟，府君輒出五十金彌縫之，事張而某終不知也，府君亦未嘗自言，吾家素訪漢，其前名杜家溪，縣書所謂曲折三十五里，入澧行旅取捨者咸由之，汎水暴漲，行人被困，途窮日暮，進退超迫，往往而是，府君慨焉，乃募資槓之，獨成十年，府君捐貲，兵燹連續，家日暮，獨存前修竹挺立如故，竹人指點，莫不相與稱道，曰，朱家翁之成架藝竹，利人利己，其誰臨世之稱見罕觀者歟，葬後三十年，墓麓臨碑記，縣人吳崇亨填辭，銘曰，

土反宅，水歸壑，此我祖考府君之墓石，純臨銘，手刻斷，大書鏤刻不磨剝，

■ 吳釵曲

叙曰吳地名玉兒相傳故蓬萊仙子謫墜江干既嫁蘇拱和禮嶺湖南寧居衡州曾是韓華氏有祖傳明月珠被婢茶花女竊逃去吳父與姑妹輩爭奪珠之命吳娘羞憤而俱去不遇趙湘夫人協謀送鏡瑤有徐娘者處海濱以瑞之雪戶頗徧行假御吳娘與娘以是氣倜傥一舉遂鏡瑤再娶去瑞之目命無數而不意胡女林黛南新葭海濱與吳娘俱母曹二姑左右徐瑞反令吳娘退居洛泊也居無何吳娘結鄰女馬鳳玉嚴蓋府一殿不已再殿之而不意鳳玉以他事恨趙湘反與黛南殿吳娘吳娘不得已飄泊江潮思此湘夫人荷沓一時也嗣華氏以明月珠末可終案集外賓滿宅將藉事醢金隨珠與娘恐珠還而華自是非已有過歎商女孫杏桃黛南偏處以相爲詞踰險營嚴蓋詭慳鳳玉助杏桃謂黛南所有異日可轉贈庶幾雨不敢獨與杏桃校而已得乘便入室而不意鳳玉早窺見肺腑自作漁翁坐觀鵝蚌吳娘反無地自容姑妹鵝鵲洲茶以淚洗面也或謂華氏失珠由於姑馮謬誤信金花使然而重以徐娘不德珠意難近不得速告吳娘然使吳娘展貳志亦何忍爲人作嫁履禍華氏致羣雌內閤翻雲覆雨無已哉吾爲此曲不能爲吳娘恕也

郵筒

梅隱庵詩第三集 (續)

馬爲泥長柳絮無新麗作遊春詞花因寒重開仍舊
作管仲才轉遇賢劍難逢歐冶子衣冠惜孟郊詩
家書每作遠心語憂疑劍難逢別時

廿年宮味等寒灰心曠願唐虞以個爲飢驅腐骨
天留華鬢養庸材奔馳散散厭風塵擾攘難逢史
傳合類更感寒落郭榮不惜醉千杯

南船北馬苦遊歧肉離生慨嶺南儂僮每盤頭易老
聞雞起舞夜何燈昏古碑寒殘角花落橫塘惜逝波
酒醒衫襟沒欲濕感懷淚比離多

行李無多壓細鞍書懷促又長安啓門托絆同殘曉
短褐披風寒冷官千里離情愁遠遶一年芳事到春
臨風擺把青衫試吹雨東風作嫩寒（未完）

園
藝

現設中山路佑安里二號